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宋诗研究

胡云翼 著

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诗便失却了意义的，在满目困顿的当中，见宋诗人的努力挣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在文学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诗坛，其流弊固不可掩。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宋诗研究

胡云翼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诗研究/胡云翼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1.1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567-5

I. ①宋… II. ①胡…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4155 号

宋诗研究

作 者: 胡云翼

责任编辑: 曾 倩 靳龙龙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2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567-5/G·951

定价: 19.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唐诗与宋诗	3
第二章	宋诗的背境及其特色	11
第三章	宋诗的发达及其派别	19
第四章	宋诗的西昆时期	24
第五章	宋诗的革新运动	29
第六章	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一）欧阳修	37
第七章	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二）王安石	43
第八章	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三）苏轼	51
第九章	苏门的诗人	61
第十章	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四）黄庭坚	66
第十一章	江西诗派	73
第十二章	北宋诗人补志	82

下 篇

第十三章	南渡的诗坛	103
第十四章	爱国诗人陆游	109
第十五章	田园诗人范成大	121
第十六章	白话诗人杨万里	128
第十七章	反江西派的诗人	136
第十八章	晚宋诗坛	145
第十九章	宋诗之弊	150
第二十章	南宋诗人补志	154
跋		181
后 记		183

上 篇

第一章 唐诗与宋诗

叶燮《原诗》里面有一段记载：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宋诗到了明代完全失却号召诗坛的权威了，而且被一般诗人贱视糟蹋了。其实尊唐抑宋之说，还不始于明代的诗人，宋人已然。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便极力攻击宋诗的气象不及唐诗。他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刘克庄则指斥宋诗为文之有韵者，他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对床夜话》）

宋人自己还这样糟蹋自己的诗，因此后来的文人更肆意的加宋诗以抨击了：

何景明《与李梦阳书》：“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踈卤。”

杨慎《升庵诗话》：“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

薛雪《一瓢诗话》：“宋诗似文，与唐人较远；元诗似词，与唐人较近。”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

自从明代李梦阳、何景明那些复古派的健将，提倡“诗必盛唐”以后，把宋诗的意义一笔勾消，把宋诗的地位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那些反对何李一派的人，看了这种武断的骄横的议论，自然忍无可忍，自然要起来主持公道，痛驳那一般高视阔步的复古派的主张：

都穆《南濠诗话》：“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传。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又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

叶燮《原诗》：“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

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论是也。”

宋荦《漫堂诗话》：“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警。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吾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孟举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谓腐也。’又曰：‘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吴雷发《说诗菅蒯》：“论诗者，往往以时之前后为优劣。甚而曰：‘宋诗断不可学。’彼盖拾人唾余……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调，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乎？使宋诗果不可学，则元明尤属粪壤矣。元明以后，又何必更作诗哉。”

曹学佺序宋诗：“取材新而命意广，不剿袭前人一字。”

吴之振《宋诗钞序》：“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

这两派的人：站在诅咒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不上唐诗，而且不及元诗；站在拥护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元诗明诗好，而且比唐诗好。两个战垒自明代打笔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末，中间经过了几百年，经过多少次的争论，还是不曾有丝毫结果，分不出一个唐诗宋诗的优劣来。可是，宋诗却因此格外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和研究了，“宋诗”两个字也变成文学史上的特殊口语了。

据我们看来，无论赞成宋诗的也好，反对宋诗的也好，他们的评论宋诗，他们的比较唐宋优劣，在批评方法上总不免有几个很大的错误：

（一）批评的支离破碎 我们要批评唐宋诗，必先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第一，唐诗有什么特色？第二，宋诗有什么特色？第三，这两个时代诗的特色有什么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经过了这几种最低限度的比较研究以后，我们才有把握握住几个正确的观念，来

批评唐宋诗的歧点与价值。那些明清的批评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到这些大处着眼的地方。他们只知道拿黄山谷来比较杜甫，拿欧阳修来比较韩愈；他们只注意作品的呆板的分析，说宋人某一首诗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诗却比唐人工；某一首诗得着李杜的神韵，某一个诗眼却用得不得唐人诗法；某句诗改得点铁成金，某一句又是点金成铁。诸如此类的话，都是枝节的说明，破碎的解释，完全从小处着眼，没有说到唐宋诗的全体上去，一点也不曾搔着唐宋诗的痒处，怎样说得上批评唐宋诗呢？

（二）批评的笼统武断 明清人的文学批评，最爱用几个极笼统而简单的抽象字眼，强横的加到所批评的对象上面去，也不管这几个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评的全体。例如杨慎的“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居然把一个情字便概括了繁复万端的唐诗的全部；又轻轻的用一个理字把四百年的宋诗又包括掉了，真是惊人的武断议论。叶燮例举许多作家与作品来痛驳杨慎的瞎说，自是不错；但叶氏也只消极地纠正了杨慎的错误，并没有对于唐宋诗提出第二种批评来代替杨氏之说。又如什么“宋诗信不及唐”，“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的话，都是仅仅一句笼统话语，并无理由发挥，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说宋诗“腐”的，固然没有说出腐的所以然；说宋诗“神奇”的，也没有说出神奇的何所在。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地专门下断语，使对方的人都莫名其言之妙，便只有惹起无谓的纠纷争论，而不会有结果了。

咳！这样一味的为派别所囿，为意气所激的主观论调，又是这样支离、破碎、笼统、武断，没有从根本上将唐宋诗加以比较的研究，揭出几个要点来批评，只是作散漫无主的野战；那恐怕延长一万年去争论，也还是一团不能作结论的纠纷，而无法判断唐诗宋诗的优劣呢。

其实我们如果明了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文学变迁的必然趋势，便要晃

然这种拿两个异代的文学，来作强横的优劣比较，实在是多余的事，那犹之乎批评李杜的优劣是多余的事。我们尽有方法从多方面去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我们很容易看出唐宋诗的分野线。只要我们拿大多数的作品去归纳比较，唐宋诗的鸿沟，便立显在我们的面前。诚然我们不敢说唐优宋劣的话，但是在唐诗里面许多伟大的独具的特色，在宋诗里面却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第一、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底边塞派的作风了。

边塞派的诗实在是唐诗独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读了能够使我们的胸襟顿时壮阔起来。如骆宾王的《从军行》：“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李白的《行路难》：“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高适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王昌龄的《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种悲壮的作风，是唐代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的。到了宋代，国势衰了，弱了，诗坛也和它的时代一样的没有英雄气，自然要失却唐代激昂悲壮的作风。到了南宋，把一个国家都迁到扬子江之南来，连望边塞也望不见，更谈不上写出塞曲了。间有一两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渔家傲》，辛弃疾的《破阵子》——那都是词而不是诗——也只是写些穷愁之感，比不上唐人雄伟的壮歌了。

第二、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底社会派的作风了。

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辈的诗人，往往爱用一种俚俗的字句，叙事诗的体裁，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描写，来表演当代社会民间小百姓们的痛苦，特别是战祸的种种痛苦。如《石壕吏》《新丰折臂翁》《新婚别》……一类的作品，题材与描写都是很新颖的，时代的情调是很浓厚的，并且在事实上这种社会派的诗往往便是悲剧诗，所以

格外能够深刻地感动人。这也是当代的环境使之然。到了宋代，变成了太平升歌的天下，诗人的作品自然变成了太平文学，而这种悲剧的叙事诗的作风便完全失却了。（辟于这一点，在下一章里面，将有更详细的申说）

第三、宋诗消失唐代那种哀艳底闺怨宫怨诗的作风了。

闺怨诗与宫怨诗的创制，原不始于唐人，但以唐人的作品独多，描写独工。而因为战祸的牵延不断，越发绊起闺怨诗的发达。一方面是征夫杀伐之声，反面便是闺中哀怨之源。边塞诗与闺怨诗原来是成正比例而发展的。那些边塞派的大作家如王昌龄、李白，同时也就是描写闺怨宫怨的圣手。如李白的《长门怨》：“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壁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雍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就是闺中梦里人”，……这种哀艳的怨词，在宋诗里面也就很缺乏的。本来老实忠厚的宋代诗人，根本却不像唐人那般爱写女性和爱情，王安石便很明白指斥李白诗只知作妇人与酒的描写。至于穷愁哀怨的作品，宋人更不会作。所以唐人最叫座的宫怨闺怨诗到宋代便自然衰落下去了。

第四、宋诗消失唐代那种缠绵活泼底情诗的作风了。

唐诗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主情，情诗却特别发达。短篇的情诗如李益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杜秋娘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须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长篇的抒情诗，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的例子是不胜举的，也用不着多举，谁读了唐诗不知道唐人的情诗，短篇的都是倩丽曼艳，长篇的都是悱恻缠绵？至于宋人，呸！他们的不懂得写喜剧的艳情诗犹之乎他们不喜欢作悲剧的宫怨

闺怨诗一样。黄庭坚的作品稍涉情爱，许多人都很严酷的加以罪名，曰“淫”，论佛法还当堕拔舌地狱。这样一来，谁还敢努力于情诗的抒写呢？

上面所说的几段话，自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比较，但就大体观察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大胆地重说一句：唐诗里面几种最优秀的作风，宋诗是完全消失掉了。我们读过唐诗，只觉得唐人处处是用奔进回荡的热情在舞跳着——除了一部分的田园山水诗是主冷静的表情——在唐诗里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壮，有令人凄怆的哀艳，有令人低徊的缠绵，有令人痛哭的感伤，把我们读者的观感完全掉在一个情化的世界里面去。宋人诗似乎最缺乏这种狂热的情调，常常给我们看着一个冷静的模样，俨然少年老成，没有一点青春时期应有的活泼浪漫气，全不像唐人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烂漫。这是唐宋诗显著的分歧点，也就是宋诗的缺点。

如其我们进一步追问：宋诗人何以不会承受唐诗里面那些优秀的作风去求发展呢？论者或究宋人的天才不及唐人，或以为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这都是可笑的理论。最大的原因，原来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能不受时代的制裁的。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上而有一段话说得好：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这里所谓势，便是时代制裁的意义。唐诗之不能不变而为宋诗，无非时代的关系使然。我们知道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千年的进展了。四言诗体最狭，在周末发展已够；五七言古诗经过汉、魏、两晋、六朝的长期活动，也已够了；五七言近体诗则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发挥光大，也已够受。宋人偏要在这种发展力已尽的诗体里面讨生活，自然很容易堕

落前人的窠臼，难能有新的贡献。

话虽如此，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诗便失却了意义的。在满身困难的当中，凭宋诗人努力挣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在文学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诗坛，其成绩自不可侮。往下，我们便进一步研究宋诗的背境及其特色。